

二乘根機小無大志意願
畏因怕果守獨善護規戒
不樂一乘大法入群眾中
畏五趣苦持四諦緣為足

小根小機，沒有大志願，就是發心不起。這是佛陀當初，心最放不下，很煩惱的事。佛陀年齡已經年年接近老邁時，人間化緣也將盡了。但佛法誰來擔當？誰願意承擔傳承？這是佛陀最擔心，也是最煩惱的。但所看到的（弟子），多數還停在「二乘根機，都很小」，還沒有要立大志願，這誰願意？芸芸眾生、苦難眾生偏多，放不下。這麼多苦難眾生，佛法是否因這樣就斷了？這是擔憂啊！因為學佛者，說是要學佛修行，可是修行他瞭解了，瞭解了因緣果報。知道人與人之間愛恨情仇，製造很多煩惱，覆蓋很多的無明，（這些都）很知道了。所以就開始「畏因怕果」，很怕再去交結到眾生的因緣果報，這是他們很怕的。修行在這個期間，他們的煩惱，為自己，只想「守獨善，護規戒」。我自己「規戒」能守得住，不去跟人人攀緣。因為人間五濁惡世，人生不調，很可怕。所以眾生剛強難調伏，這就是小乘人，要與眾生隔絕，只想獨善其身，只想自己守護戒律，就這樣而已。

所以「不樂一乘大法」，這一乘的大法，再入人群去度化眾生，這他沒興趣，不願意入人群中。這是他所畏懼的，不敢！他所畏懼的，就是在「五趣的苦」。五趣大家都知道，「五趣」就是「五道」——「天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」。這種真的是凡夫迷茫，就是在五趣中輪迴。既然修行瞭解了，他就不願再去輪迴。唯恐在人間，一不小心，一念無明起，八萬四千煩惱生。這種一念若起，自己的無明就很多了。不管，就算是生命中的貴人在眼前，同樣無明就是壓制不下來。隨著無明很強盛地就將他拉進去，「濁群」中不由自己，再複製煩惱，製造這種糊里糊塗。隨著惡因惡緣，在五趣中，這樣就在五趣裡、在四生中由不得自己。他怕！趁著現在都清楚，瞭解法，斷煩惱，這些都還清楚的時候，他就不敢發入人群的心。擔心被誘引，那一念惡的一念，煩惱無明的一念，若生出來，就很麻煩，自己沒辦法再回來，這就是修小乘行的人所畏懼。

所以「畏五趣的苦」，甘願持四諦、十二因緣為足。他們只想，我若能堅持四諦，我若知道，永遠要自己警惕，人間苦、苦、苦，「有苦苦、有壞苦、有行苦」。前面說過了，人生的苦實在是很多，他們趁著

現在瞭解佛法，趁著現在我會持戒，所以他們只要持在「四諦」。如何集斷，斷苦的集。要如何滅掉，煩惱不要再生出來，滅就是修行於道，修在小道中。聲聞、緣覺，這樣我就很滿足了，我若能永遠瞭解這些法，就好了！這樣永遠保得我身心清淨，不再受外界來污染，我就不用再入「五趣四生」。

他不知這是佛陀的「權巧教育」，難道真的是這樣，就能入滅？就能完全不在五道四生嗎？天地宇宙，其實所有的眾生，就是這樣在輪轉，還有一個真的「極樂世界」。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《彌陀經》是如何說？「一七日、三七日、七七日，這期間，心念都不能有一念的動」，有辦法嗎？「七七是四十九日，這心要完全靜止不動」，有可能嗎？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。」我們在這「人間無明」，就只是這樣「念佛」，沒有「善根」。尤其是「不可以少善根」呢！這就是跟我們說，要有「大善根、大根機」的人，才有辦法「得生彼國」。假如說《彌陀經》的世界，若真的有，我們也要「大根、大機、發大心」，真的把心都清除，沒一點煩惱，沒有一絲絲動搖，這條件我們做得到嗎？

最好的就是，我們此刻知道，不管將來是在什麼世界，我們現在，在現實人間的菩薩道，現在就能成菩薩。我們能即時去救人，人群中多造福人群。在人群中，人人都是我們的善知識，人人都是我們的一部經，人人都能讓我們提高警覺。修行如何修，什麼樣的境界來，無明一起，什麼事都阻擋不住。這是不是我們要有警覺，學佛就是希望把握當下，佛陀來人間就是要我們行菩薩道。菩薩道不用等來生來世，在今生此世，你就要開始身體力行。真正造福人群，真正在人群中得智慧，這是真佛法。我們應該要時時時提高，提高我們這分，為人群付出的心，這叫做「菩薩」。

前面我們看的（經）文，還是一樣，這位貧窮子，人要趕緊招他回來，勉強要帶他回來，他很掙扎，怕到昏過去。長者只好將他放寬，把他叫醒，不用他來，放他去吧！這是前面，貧窮子（譬喻），一個父親，為了只一個孩子。這分「生離」，離開的時候，父親的掛心，為了孩子還是心心念念，他的孩子。很不簡單看見子的身影，希望子能入門來，父子相會。但是子還是不認識父親，但父親這孩子永遠在心中，父親一看到就知道，可見世間的父親就如此了。何況出世的大覺者，只是一心念，為了芸芸眾生，一大事因緣，任何一個眾生都是他的孩子。希望眾生都能接受佛法，能夠體悟佛法。人人能瞭解佛法真理，不在身外，是在人人的心內。因為人人本具智慧，人人本具佛

性。「法」他只是來啟動一下，我們應該要知道。既然是「法性」已經啟動起來，就要慇懃精進。人群中開始要覺悟，因為在人群中有很多很多的法，已經合成的法讓我們看。所以常常說，「天堂無法可聽，無佛可修，唯有人間」。因為天堂都是在享受，無有人真想要來聽法，唯有「少數的天主」來護法，其餘的都無法可聽。

我們常常一句話說「富貴學道難」，就如天堂，要學道很困難。因為人人都在富有中，你跟他說「苦」，不投機！他都是在享樂，哪有苦？所以佛法，為苦難眾生設佛法，也是因苦難眾生，才需要佛陀來人間。所以佛是「為一大事因緣」而來，將眾生當作一子，希望眾生人人找回自己的本性。就如那位貧窮子，聽法就如我們在修行，聽法，「知道、知道」。聽到要進入真實法，從小路要牽引他到「大路」，「菩提大直道」。就如孩子一直靠近來，接近到如此豪華的宅舍，他一看就嚇到，轉頭就走。同樣，我們在修行，也是獨善其身，我只顧我自己就好，悠哉悠哉過日子。但是你現在說，「修行一定要行菩薩道」，我沒興趣，我就是不要，就是沒興趣，不要和人群會合。因為我怕，怕我自己這一念守不住，就一念動起來，無明再產生。「我知道這道理，所以我不要，我沒興趣」，這樣他轉頭就要走，沒有利益他人的心意。

長者看到孩子，既然進入裡面有畏懼，只好先讓他放鬆。佛陀也是一樣，眾生如此，無法直接接受大乘法，佛陀只好先放鬆一下，慢慢再設法，如何再叫回來？總是看到身影了，就如佛生生世世，此生度不到，來世我也要度你。所以我們要常常記得，從〈序品〉一直到〈方便品〉，一直到〈譬喻品〉，與現在的〈信解品〉，我們應該要很瞭解。從〈序品〉就向我們警惕，「文殊」、「彌勒」就已經先向我們說時間很長，修行時間很長。且每一尊佛「佛佛道同」，就是不斷再來，不斷再來，此生若度不到，來世還會再來。這就是佛陀的慈悲，要生生世世，一直到後來的「佛」，彌勒菩薩成佛的那個時間。但是未來的眾生，這種的心越來越複雜，因為在五濁惡世中，來就受污染，來就受污染。污染越來越嚴重，必定要很多人來護持。看看釋迦佛來人間，多少菩薩來護持，「文殊、彌勒、普賢、地藏、觀音」很多的菩薩，都來跟著釋迦佛來度化人間。所以我們現在說，「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」，但「有難」的時候，就「觀世音菩薩」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若想說要「開智慧」，就求「文殊菩薩」等等。這全都是隨著「佛」—釋迦牟尼佛，「來娑婆造道場」。「觀世音菩薩」也稱為「倒駕菩薩」，這都是菩薩再度來人間。隨著我們眾生迷茫，此生度不到，來生再度，來世的來世，反正要等到你成佛，要等到你發菩薩心，你能夠再度人。

看看「日月燈明佛」、「八王子」，日月燈明佛若入「靜室」時，八王子就會復講《法華經》。不只日月燈明佛是這樣，未來我們要講的，「大通智勝佛」的「十六王子」也是一樣，佛若入靜室時，他們就是再復講《法華經》。不管何時，法要入心，不管何時，要啟動人人發菩提心，菩提道。「傳法」很重要，因為有人傳法，就有人接受這個法，「受法」身體力行，就能接近人群。所以需要，世間需要「僧團」，有了僧團才有辦法將佛法延伸於人群中。僧團也要接近人群，說法，這樣才能領群眾行菩薩道。

就如我們現在的世間，一直都看到很多的菩薩。最近也都一直聽，很多國家，已經從聯合國看到「以工代賑」，這是一種方法，現在聯合國與一些慈善機構也已經開始採用「以工代賑」。也開始開闢做救人的工作，甚至現在，很多國家的軍人，哪個地方有災難，軍方就發動「送熱食」，同樣煮熱食來幫助，受災難時及時讓他們肚子能吃飽。不只是發米、乾糧給他們而已，現在已慢慢看到了。在印尼也是這樣，軍方出來幫忙煮熱食，趕緊送熱騰騰的飯菜，給這些受災難的人，不讓他們挨餓受凍。時代不同了，只要將這個法鋪出去，好的法人人人都能運用。所以我們要知道「法」，天下的法，無不都是「為苦難人」。人間有很多「苦的法」，已經「合成」下來，有形有相，讓我們看得到，聽得到。「人間」是一個很好「修行菩薩道」的地方，只要我們「發心」。

經文：「所以者何？父知其子志意下劣，自知豪貴，為子所難。審知是子，而以方便，不語他人，云是我子。」

所以上面的經文說，為什麼要將孩子放掉？「所以者何？父知其子志意下劣，自知豪貴為子所難，」不是時機啦！「審知是子，而以方便」，知道孩子在何處，開始再設方便。「不語他人，云是我子」，不要跟人家說那是我的孩子。我來設方便，如何親身來接近他，這是那位父親的愛與慈悲，佛陀不也就是這樣。下面接下來再說，

經文：「使者語之：『我今放汝，隨意所趣』。窮子歡喜，得未曾有，從地而起，往至貧里，以求衣食。」

使者語之：「我今放汝，隨意所趣。」使者聽到長者說，放他走吧！用水洗臉，讓他清醒，讓他自由離去。所以使者只好放他走，跟他說：「我要放你走了，讓你自由，隨意所趣，讓你自由」。「窮子歡

喜」，既然放我走，我就很歡喜。「得未曾有，從地而起，往至貧里，以求衣食」。實在是很悲哀，但是窮子很高興。好不容易才能接近父親，父親財產這麼多，才正開始能享受，自己卻不知道，甘願再回去「貧里」，就是貧民的地方，想吃再去外面乞食，甘願過著這樣辛苦，挨餓受凍的日子，想起來很悲哀呀！

*** 「正明於菩提場中本覺融入華嚴覺海，悟眾生皆有佛性，急欲施大教。覺非機宜，故施用權教，漸息於大化。」**

但是（經）文中的意思就是表明，「菩提場中本覺融入華嚴覺海，悟眾生皆有佛性，急欲施大教。」這是又再次描述，釋迦牟尼佛「覺悟」的那個剎那間，在「華嚴覺海」，他與宇宙天體合一，瞭解的道理是如此的開闊。這時他馬上就覺悟到，第一個覺悟就是「眾生皆有佛性」。這種的「大道理」，其實人人本具，這是佛陀的第一個覺悟。所以本來他的心懷，就是趕緊要讓大家知道，你們也能和我一樣，是這樣的境界。但是沒辦法（眾生無法接受），知道了，自己再思考，「三七日」的思考，「覺非機宜，故施用權教，漸息於大化」。像這樣，瞭解現在的眾生，這個時機無法接受這樣的大法，所以此時用大法不是時機。要用什麼方法？就是後來才設法，「施用權教」，開始用「方便法」。這因為「覺悟」之後，知道「過去的佛」也是這樣，所以常常說「佛佛道同」。既然覺悟後，知道眾生的根機如此，很難得將法說出去，他們就接受得到，過去諸佛也是這樣，要施用權教。

來看看現在世間，是什麼法能趕緊解除眾生的苦？喔，那就是「苦」啦！要「解除眾生的苦」，就是要先讓他們瞭解苦。所以開始回到「鹿野苑」，這「苦集滅道」，四諦法，還是要為五個人三轉。少少的五個人，要讓他們瞭解世間的苦是怎樣苦，光要讓他們知道苦的道理，這五人都是從皇宮出來，隨太子修行的人。也是太子的父王最信任的人，很能言善說的人，很有知識的人，能說很多道理，能言善道，很會說話。像這種有知識的人，來跟隨太子修行，竟然「這五人」，太子成佛了，來為他們說「苦」，他們無法瞭解。因為從皇宮出來，但是五、六年的時間，跟著修苦行也應知道苦，不過這五個人，就要經過「三次」。第一次一人懂了，第二次二個人，第三次再二人。看這五個人，就要用三次來說話，才知道苦的道理。

五個人瞭解了「苦集滅道」，這個道理聽懂了，是不是「真的入心？」但是他們總是這樣開始，僧團完成了，這樣開始度化眾生。就是要說很多法，就是不離「人間的苦難」。說很多的道理，就是不離人

間「十二因緣法」，要讓大家知道因緣果報觀。在這期間一直一直經過了十二年，大家才開始對法能瞭解。開始就是《方等》、《般若》，要破「有」的執著，所以開始說「空」。說空之後，大家知道「一切皆空」，我什麼都不用做，只要煩惱斷除，我就能入涅槃，我就能永遠入滅。佛陀認為這樣也不對，應該是「空中妙有」，那妙有的真法，要趕緊讓大家瞭解。這個時候「妙有」，如何去除煩惱之後，入菩提道中去度眾生。妙哉，保持我們的本覺，真的是妙有，能吸收很多度眾生的法，上求下化，這個道在眾生中。

所以眾生一切的煩惱，對菩薩來說「是空！」一切是「虛有空幻」，所以這虛有空幻，他就不受這些煩惱來著心。也會知道，聽到，為何會煩惱？最近就有這樣的感覺，「人與人的接觸，就是虛虛假假」。對啊！本來人生就是虛假，就是知道虛假，這叫「出世的精神」。但是這「虛假合成，就變成真實有的苦」。這「真實有的苦」才需要「菩薩」，出世的精神，入世的志業。人就是很難教化，只好在真真假假中，「借力使力」，讓人人眾生有苦的能得救。希望人人能瞭解真的道理，也能知道人生不用執著，因為一切皆空。「但是空，是否叫解脫呢？」時間不留給人，到最後還一樣會「往生」。你「沒與眾生結緣，沒有道糧」，只是空空的去。將來再來時，那「一念妄念」，因為你沒有「真」，那種「妙的覺」入心。所以還是在「虛妄中」，到了人生往生之後，同樣還是「輪迴來人間」。沒有與人結好緣，那就會看到「世間既合成的苦難」。

尤其是，我們在慈善志業中，有的人出生「五根不具」，全身彎彎曲曲，整個手啊、腳啊，可能若大家較有在關心，大愛電視有看到。看到天下間，人間菩薩在居家關懷，探訪貧困苦難的人。我們不是有看到，唉唷，「那不是地獄嗎？」人一生下來，一輩子不會說話，手腳彎曲，彎了好幾彎，骨瘦如材，貧窮苦難，這樣的環境，這是在人間的地獄。這誰能救他們呢？一輩子的辛苦無人救，偏偏就要等到菩薩出現。在他的生命中，又能怎奈何？只能去同情、憐憫他，有辦法，為他設法來幫助他，但幾十年已經成形的身體也是無奈。像這樣，這都是沒有造福業，沒有在人群中得到智慧。來到人間，他就是無奈，就是沒辦法入人群中。因為自己生下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，這也很多。所以說，我們若是學佛，應該要聽「大法」。佛陀有這個心，將這麼好的法留在人間，我們應該要「信受奉行」。否則佛陀的「覺悟瞭解」，「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性」，就是知道人人都能成佛，但是我們的根機就是「沒法度」。有時「業」若起時，你向他說很多好話也是勸不了他。所以這就是一念無明，要向他說大法，他更不能接受，這樣的

眾生難調伏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我今放汝，隨意所趣」；是知大機弱小，不堪持大法，故云我今放汝。

「我今放汝，隨意所趣」，這也就是說「大機弱小」，雖然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，人人都有與佛同等的智慧，人人都有潛能去幫助人，但是「弱小」，很微弱，要發出這心很微弱。大小根機，不是本來他就是「小根機」，其實他「本有的也是大根機」，有這個潛能在。就是他「發心微弱」，這念心不願意投入人群中。這種的「機」微弱，他本來就有，就是不願，不願投入。你就有力去扶那個人，就是不願去伸出雙手，將這個人扶起來，你就是不要，這樣叫做「大機弱小」。有力不肯出，這種人雖然有力也沒有用。所以「不堪持大法」，這種人怎會願意受持大法，就是不願意。所以「我今放汝」，稍微將你放掉，這個大法暫且不用，就是「施予小教」，因為他尚未發這個大心。

*「是知小善，小機志求滅生死之因果，渡生死之瀑流，故曰隨意所趣。」

所以佛、菩薩，真實法的智慧，暫時與這樣的小機，稍微先放鬆，還是讓他「施用小善」，小善就是獨善其身。「小機志求滅生死因果」，以為說我不和人接觸，就能「滅生死的因果」，我就不會再來。同樣還要再來，是這輩子斷煩惱，不要再去造惡，但是你不與人結緣，像這樣，一樣他還會再來。「此生一定會滅度」，就是死，一定會，下輩子還是會再來。不過他們現在「執著」在，我若沒有煩惱，我就不會再來「六道輪迴」。所以「渡生死之瀑流」，這種我就不會再來生死，我自己自度，這種生死的瀑流很可怕。所以他自己「獨善其身」，只要度過了自己的生死，不度他人。別人也是在生死中，不願伸個手牽別人，說來我們一起過去。

若讀到這段文，就想到幾十年前，過（台東）初鹿到都蘭山。從初鹿要到都蘭山，中間那溪流，也要一個拉一個。總共六個人，腳踏不到底，橫渡過初鹿那條大溪河床，這樣渡過去。才會從都蘭山的後面，初鹿這邊，翻過了都蘭山，來到都蘭港。讀到這篇，自己就會想到，五十多年前了，那時候也實在很幼稚。不過想到，是人牽人才有辦法渡過去，那若是一個人，也許已被沖到海中，茫茫大海。同樣的

道理，所以小根機的人，只求「滅生死之因果，渡生死之瀑流」，只是單獨一人，這實在是很危險。但是他就是要獨善其身，「隨意所趣」，隨他自己的心意走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窮子歡喜，得未曾有」；喻順小機，投其所好遂其本願，故隱實以施權。不為大教所逼，投其所樂，故云窮子歡喜，得未曾有。

「窮子歡喜，得未曾有」。窮子就是「譬喻如順小機」，他已經願意了，我就是歡喜；就是願意修小乘法就好。「順小機，投其所好遂其本願，故隱實以施權」，佛陀無奈，只好隨順他們的根機，他們只願意現在在小乘中，所以「隱實以施權」。這也是在敘述，佛陀初成佛那時，眾生的根機這樣的小。所以他只好「隱實」，然後「施權教」，「不為大教所逼」。不想要說，用這大教，去壓迫他們。你要趕緊瞭解，你自己也有成佛可能，他們就是聽不懂，一直跟他說這件事，當然壓力很大。所以「投其所樂」，才說這麼多「三藏十二部經」，真的很辛苦。「故云窮子歡喜，得未曾有」，隨便我，我就很歡喜了，最好就是無人管我最好，這就是我們眾生很放縱的本性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從地而起」；投順其機之以小，可得醒悟，故言從地而起。

「從地而起，投其根機，意思就是「投順其根機之以小，可得醒悟」，讓他慢慢起來，讓他的「小根機」最起碼也能斷煩惱，慢慢醒悟起來，「故言從地而起」，慢慢起來了！

* 「機教相合，得修正行，從生死中，發趣二乘，故曰從地而起。」

「機教相合，得修正行，從生死中，發趣二乘」，用這「教」與他的「根機」互相契合，這是「投機」，觀機逗教。慢慢引導他「入正行」，最起碼因緣果報，正確的道理讓他瞭解，「得修正行，從生死中，發趣二乘」，「聲聞、緣覺」這樣叫「從地而起」，總比「凡夫走邪道」較好！

經文簡釋：

「往至貧里，以求衣食」；即用小法修行，謂於空理，求正助道，或於四聖諦法。

故言往至貧里以求衣食。又前聞大教，如聾盲不解，迷茫臥無明地。今聞小教，可得醒悟，故言從地而起。

所以「往至貧里，以求衣食」，那就是用小法修行，就是在「空理」，就是在那個「空」，從破有執而入空的道理。或於「四聖諦法」，入四聖諦法來，這就是回歸用四聖諦法，執持在那地方。前面所聽的大教，就如聾或盲都無法瞭解。佛陀若在說大法，他們就想這都是為菩薩說的，聽不懂，也看不懂，人間已成的苦相，他們也是沒辦法去體會。所以現在，聞小教，能醒悟，對這小教慢慢讓他醒悟，故言從地而起。

各位！學佛總是我們．．，佛法是這樣的深，要解是那樣的困難，我們必定要好好老實用心來修行。雖然佛陀的慈悲，用小法來適應小根機，不過佛陀的內心是非常期待，佛法要行在菩薩道中，佛法要傳在人間，這是佛的本懷。「所以我們既然發心，學佛就要往『成佛』的方向，『非行菩薩道』不可」。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！